

首席  
女法医

Patricia  
Cornwell

04

〔美〕帕特丽夏·康薇尔 著  
严韵 译

# 失落的指纹

Cruel  
and  
Unusual

南海出版公司

Patricia  
Cornwell

首席女法医 **04**

Cruel  
and  
Unusual

# 失落的指纹

〔美〕帕特丽夏·康薇尔 著  
严韵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首席女法医.失落的指纹/[美]康薇尔著;严韵译.-2版.

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4.5

ISBN 978-7-5442-6857-8

I. ①首… II. ①康…②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523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9-215

CRUEL AND UNUSUAL by Patricia Cornwell

Copyright © 1993 by Patricia D. Cornwell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首席女法医 失落的指纹

[美]帕特丽夏·康薇尔 著

严韵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侯晓琼 葛建亭  
装帧设计 金山 钟广俊  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  
印 张 10  
字 数 248千  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2版  
印 次 2014年5月第8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857-8  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www.readinglife.com  
出品

## 楔子

(一个死刑犯在春街监狱的沉思)

两星期后是圣诞节，四天后什么也不是。我躺在铁床上瞪着自己脏兮兮的赤脚和缺了坐垫的白色马桶，蟑螂从地板上爬过时我已经不会再惊跳起来。我注视着它们，就像它们注视我一样。

我闭上眼，缓缓呼吸。

我记得在大热天铲稻草却什么钱也没赚到——跟白人的生活相比的话。我梦想着烤锡罐里的花生，还有像吃苹果一样吃着当令的番茄。我想象自己开着小货车，脸上汗水淋漓——在那个我曾发誓一定要离开的、没有未来的地方。

我上个厕所、擤个鼻涕或抽个烟，守卫都要做笔记。没有时钟。我永远不知道天气如何。我睁开眼睛，只看见一堵无边无际的白墙。人快死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？

就像一首很悲伤、很悲伤的歌，我不知道歌词，我记不得了。他们说事情发生在九月，那时的天空就像知更鸟的蛋，落叶红似火。他们说城里多了头失控的野兽，少了个神智健全的人。

野兽始终潜伏着：黑暗是他的朋友，血肉是他的盛宴。杀了我也无法杀死他。当你以为够安全、不用再小心的时候，正是你应该开始小心的时候，老兄。

一项罪恶通向另一项罪恶。

朗尼·乔·华德尔



# 1

把朗尼·乔·华德尔的沉思装在皮夹里带来带去的那个星期一，我一整天都没看到太阳。早上我开车上班时天还是黑的，回家时天也黑了。车前大灯的灯光里有小雨滴在旋舞，夜色苦寒，雾气阴沉。

我在客厅里生起炉火，眼前出现了弗吉尼亚州的农田和阳光下逐渐成熟的番茄。我想象着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子坐在小货车火热的驾驶座上，不知那时他的脑中是否充满了杀意。华德尔的沉思登在《里士满时报·快讯》上，我把剪报带去上班，加入他那份日渐增长的档案。但当天的事务让我分了心，于是他的沉思还留在我的皮夹里。我已经读了好几遍，也许我十分好奇：诗意和残忍竟然可以在同一颗心灵里并存。
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我处理账单，写圣诞卡，电视开着但调成了静音。像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公民一样，每当有死刑犯的处决日期被排定，我都是从媒体上得知所有的消息：是否要进行上诉，或者州长有没有给予特赦。新闻会决定我接下来是上床睡觉，还是开车到城里的停尸间去。

将近十点时电话响了。我接起来，猜想可能是副手或者其他部属，他们跟我一样，今晚的行程都在未定之列。

“喂？”一个我不熟悉的男声说，“我想找凯·斯卡佩塔。呃，首席法医，斯卡佩塔医生。”

“我就是。”我说。

“哦，很好。我是亨利哥郡的乔·特伦特警探，从电话簿里查到你的电话。抱歉打电话到你家里打扰你。”他听起来很紧张，“但我们碰到些情况，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“出了什么问题？”我边问边神经紧绷地盯着电视，正在播广告。希望不要有什么现场需要我去处理。

“今晚稍早的时候，一名十三岁的白人男孩走出北区的一间便利店后被绑架。他头部中弹，也可能受到了某些性侵犯。”

心直往下沉，我伸手去拿纸和笔。“尸体在哪里？”

“他在本郡帕特森大道上一家杂货店后面被人发现。我是说，他还没死，目前昏迷不醒，但天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。我明白这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，因为他还没死。但他身上有些伤口真的很怪，我从来没见过那种类型。我知道你见过很多不同的伤口，也许你知道这些伤口是怎么造成的，又是为了什么。”

“形容给我听。”我说。

“有两个地方。一处在他的右大腿内侧，你知道，很靠近胯下的地方；另一处在他右边的肩膀上，一大块皮肉没有了——被切掉了，而且这些伤口边缘还有奇怪的割痕和刮痕。他现在在亨利哥医院。”

“你们有没有找到被切掉的组织？”我的思绪飞掠过其他案件，寻找着类似之处。

“还没有。我们的人还在搜索，但攻击可能是发生在车里。”

“谁的车？”

“嫌疑人的。那孩子在杂货店的停车场被人发现，离他最后出现的那间便利店足足有三四英里远。他可能上了某个人的车，或许是被强迫的。”

“你们有没有在医生治疗之前拍下伤口的照片？”

“拍了，但医生还没做什么处理。因为被割掉的皮肤组织面积太大了，他们得做皮肤移植——完整的移植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，如果这能给你一些概念的话。”



这给我的概念是，医生已经清除了他伤口的腐肉，给他静脉注射抗生素，准备做臀部皮肤移植。然而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，他们已经破坏了伤口周围的组织并加以缝合的话，就不会剩下多少东西让我看了。

“他们还没有缝合他的伤口？”我说。

“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。”

“你要我去看一下吗？”

“太好了。”他如释重负地说，“你应该能很清楚地看到那些伤口。”

“你想要我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明天就行。”

“好。几点？愈早愈好。”

“八点整？我在急诊室门口等你。”

“我会准时到。”我说。新闻主播正严肃地盯着我。我挂上电话，伸手拿遥控器调高音量。

“……尤金妮亚？请你告诉我们州长那里是否有消息。”

镜头转到弗吉尼亚州立监狱，两百年来全州最凶恶的罪犯都关在这市区边缘，詹姆士河边一段满是岩石的地带。举着标语的示威者以及热烈拥护死刑制度的人聚集在夜色中，在强力照明下脸色显得很难看。有些人正在大笑，令我心寒之至。一个年轻貌美、身着红色外套的记者填满了画面。

“如你所知，比尔，”她说，“昨天在诺林州长的办公室和州立监狱之间设立了一条专线，但目前仍然没有消息，这告诉我们，按传统来说，州长不打算干预的时候就会保持沉默。”

“现在那里情况如何？目前为止还算平静吗？”

“是的，比尔。我估计站在这里守夜的人有好几百个。当然，州立监狱几乎是空的。除了几十个人，其他的受刑人都被移到格林斯威尔的新监狱去了。”

我关上电视，不一会儿便开车出门。我锁上车门，开着收音机。疲惫之感像麻醉药一样渗进体内，我觉得阴郁而麻木。我怕执行死刑，怕

等着别人死，然后用解剖刀划开像自己的身体一样温暖的血肉。我是个有法律学位的医生，受过专业训练，知道什么让人生，什么让人死；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然后经验变成了导师，打击着我原本的理想主义和理性分析。一个惯用大脑的人被迫承认很多陈腔滥调其实所言不虚，是很令人气馁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消朗尼·乔·华德尔做过的事。

他被判死刑已达九年。案子的被害人不是我经手的，因为她遇害时我尚未接任弗吉尼亚的首席法医，也没有搬到里士满来。但我读过此案的记录，非常清楚案件里每一个残忍的细节。十年前的九月四日早上，在第八频道当新闻主播的罗比尼·纳史密斯打电话到电视台请病假。她出门去买感冒药，然后回家。隔天，她被人发现赤身裸体、伤痕累累地陈尸于客厅。尸体靠在电视机上。药柜上采到一枚染血的大拇指指纹，稍后查出是朗尼·乔·华德尔的。

我将车子开进停尸间后面的停车场，那里停着几辆车。我的副手费尔丁已经到了，还有行政人员本·史蒂文斯和停尸间的管理人苏珊·斯多瑞。隔间的门开着，屋里透出的灯光微弱地照在柏油地上，一名州政府大厦的警员坐在他惹人瞩目的车里抽烟。我停车的时候，他走了出来。

“隔间的门开着安全吗？”我问。他又高又瘦，满头白发。虽然我以前跟他交谈过很多次，但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。

“目前看起来没问题，斯卡佩塔医生。”他说着拉起厚重尼龙夹克的拉链，“这附近没看到想找麻烦的人。但等监狱的人一到我就把门关上，不让别人打开。”

“好，只要你守在这里就行。”

“会的，女士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我们会再派两名警察过来，以防出什么问题。我猜你也在报上看到了，有人联名向州长请愿。今天稍早的时候，我还听说有些远在加州的慈善人士在绝食抗议。”

我向空荡的停车场四周和中央街看了看。一辆车快速驶过，车轮在

潮湿的路面上刷啦作响。雨雾中街灯一片朦胧。

“我才不干这种事，叫我为华德尔少喝杯咖啡都不可能。”警员用手圈住打火机，开始吞云吐雾，“想想他对那个叫纳史密斯的女孩做的事。我在电视上见过她。嗯，我对女人的喜好像对咖啡一样——又白又甜。但我得承认，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黑人女孩。”

我刚戒烟两个月，现在看到别人抽烟还是很难受。

“老天，差不多有十年了吧。”他继续说下去，“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引起多大的骚动。那是这里发生过的最糟的案子之一，让人以为是只大灰熊抓住了——”

我打断他的话：“你会随时把情况通知我们吧？”

“是的，女士。他们会用无线电告诉我，我再跟你们说。”他回到了车上。

停尸间里的日光灯把走廊漂得苍白，除臭剂的味道重得令人生厌。我走过丧葬人员签收尸体的小办公室，然后是X光室，再后来是冷冻室——那其实是一间冷冻的大房间，有双层带轮推床和两扇钢制巨门。解剖室里灯火通明，不锈钢桌擦得锃亮。苏珊在磨一把长刀，费尔丁给那些装血的试管贴上标签。他们两个看来都和我一样，又疲倦又无精打采。

“本在楼上的图书室里看电视。”费尔丁对我说，“如果有什么新进展，他会告诉我们。”

“这家伙得艾滋病的几率有多大？”苏珊讲起华德尔时，好像他已经死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，“我们戴两层手套，采取像平常一样的防护措施。”

“如果他得了，我希望他们会说一声。”她仍抓着这个话题不放，“你知道，他们只管把这些犯人送进来，对这类事情都马虎。我不认为他们会在乎犯人是不是HIV携带者，这反正不是他们的问题。验尸的人又不是他们，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被针戳到。”

近来，苏珊对诸如辐射、化学物质、疾病等职业危险愈来愈疑神疑鬼。我不怪她，她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，尽管外表不太看得出来。

我套上塑料围裙，回到更衣室去穿上绿色制服，用靴套罩住鞋子，拿出两包手套，然后检查放在三号桌旁的手术车。每样东西都标上了华德尔的名字、日期，还有验尸编号。如果诺林州长在最后一分钟插手，那么这些贴了标签的试管和纸箱都会作废。朗尼·华德尔的名字会从停尸间的记录上删去，他的验尸号码则会轮到下一个被送进来的人。

晚上十一点本·史蒂文斯下楼，对我们摇摇头。我们都抬头看着钟没说话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
那个警员手中握着对讲机走了进来。我终于想起来他姓兰金。

“他在十一点零五分被宣告死亡。”他说，“差不多十五分钟后到。”

救护车倒车进入隔间时发出哗哗的警告声，后车门一开，跳出来的警卫多得足以控制一场小型监狱暴动。其中四人将放着朗尼·华德尔尸体的担架拉出来，抬着走上坡道，直接进入停尸间。金属咔嚓作响，脚步来回移动，我们全都让出一条路。他们懒得将担架腿拉开，直接将担架放到铺着瓷砖的地板上推着走，像是装了轮子的雪橇，上面的乘客被绑住，覆盖着一条沾了血迹的床单。

“流鼻血。”我还没来得及问，一名警卫便主动提供了答案。

“谁流鼻血？”我问道，注意到他的手套上有血。

“华德尔先生。”

“在救护车上？”我感到困惑，因为华德尔被送上救护车时应该已经没有血压了。

但那名警卫忙着别的事，没有回答我，只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了。我们把尸体移到放在磅秤上的带轮推床上。好几只手忙着解开带子、掀起床单。解剖室的门悄然关上，监狱警卫来得急，去得也快。

华德尔死了二十二分钟。我可以闻到他的汗水、脏兮兮的脚的味道，还有淡淡的皮肉烧焦味。他的右裤管卷到膝盖上方，小腿的灼伤处

裹着死后才包上去的干净纱布。他是个强壮有力的大块头，报纸称他是温和的巨人，长着一双有灵性的眼睛的“诗意朗尼”。然而，他曾经用我现在看到的这双大手、这粗壮的双肩和臂膀，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。

我拉开固定住他浅蓝斜纹布衬衫的尼龙搭扣，一面脱他的衣物一面检查各个口袋。搜寻个人物品只是个形式，通常不会有什么发现。囚犯上电椅的时候是不准携带任何东西的，所以，当在他牛仔裤的后口袋里找到一封信一样的东西时非常惊讶。信封完好，没有打开过，正面用粗黑的大写字体写着：

### 极度机密

### 请与我一起埋葬！！

“把信封和里面的东西复印一份，然后把原件和他的个人物品一起交上去。”我说着把信封交给费尔丁。

他将信封塞到夹在写字板上的验尸表格下，咕哝着说：“老天，他的块头比我还大。”

“真难相信还有人块头会比你大。”苏珊对我的这位热衷健身的副手说。

“还好，他刚死没多久。”他加上一句，“否则我们可就得使出吃奶的力气了。”

肌肉纠结的人死去数小时之后，会变得像大理石雕像一样难以处理。华德尔还没有开始变硬，身体仍像生前那么柔软，仿佛只是睡着了。

要合我们三人之力才能把他搬到解剖台上，脸朝下。他重达二百五十九磅，双脚突出于桌外。我正在测量他腿上的灼伤痕迹时，通到隔间的对讲机响了。苏珊过去看是谁，不一会儿彼得·马里诺副队长走了进来，防水短外套的扣子没扣，衣带的一端拖在地上。

“他小腿肚上的灼伤痕迹是四乘一、零点二五乘二点二七五。”我对费尔丁口述，“表面干燥，收缩，起泡。”

马里诺点起一根烟。“那些人正在为他流血的事大惊小怪。”他说，看起来心神不宁。

“他的直肠温度是四十度。”苏珊把化学温度计拿出来，“时间是十一时四十九分。”

“你知道他的脸上为什么有血吗？”马里诺问。

“有一名警卫说他流鼻血。”我回答，又加了一句，“我们得把他翻过身来。”

“你有没有看到他左手臂内面的这个地方？”苏珊让我注意一处擦伤。

我在强光下用放大镜检查了一下。“我不知道，也许是绑他的带子造成的。”

“他的右手臂上也有。”

我看了一下，马里诺则边抽烟边注视着我。我们把尸体翻过来，用东西垫在肩膀下。一股血从他的右鼻孔流了出来。他的头发和下巴都被剃成长短不齐的毛楂儿。我做了一道Y形切口。

“这里可能会有些擦伤。”苏珊看着舌头说。

“把它切下来。”我把温度计插进肝脏。

“老天。”马里诺屏住气说。

“现在？”苏珊的解剖刀摆好了位置。

“不是，先给他头上的灼伤拍照。我们需要测量那些伤痕，然后把舌头切下来。”

“该死！”她抱怨道，“上次是谁最后用相机的？”

“抱歉。”费尔丁说，“抽屉里没有底片了，我忘了。顺带一提，保持抽屉里有底片是你的工作。”

“如果你肯告诉我抽屉里没底片的话，就会有所帮助。”

“女人的直觉不是应该很强烈吗，没想到需要我告诉你。”

“我把他头上的这些灼伤都量好了。”苏珊不理他的话，向我报告。

“好。”

苏珊念完测量出的数字，然后开始切舌头。

马里诺从桌旁退开。“老天，”他又说一遍，“这种事每回都让我受不了。”

“肝脏温度是四十点五度。”我向费尔丁报告。

我抬头瞥了一眼时钟。华德尔已经死了一个小时，但并没有凉掉多少。他个子很大，而且电刑会使人体温度升高。我解剖过个子较小的男人，其头部温度有高达四十三度的。华德尔的右小腿至少就有这个温度，摸起来烫烫的，肌肉完全处于强直性痉挛状态。

“边缘有一点擦伤，不过没什么严重的。”苏珊向我指出。

“他有没有用力咬舌头，咬到足以流出那么多血的地步？”马里诺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唔，他们已经在外面小题大做了。”他提高了声音，“也许你想知道。”

我停下动作，将解剖刀靠在桌边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“你是他的死刑证人。”

“对，我跟你说过。”

每个人都看着他。

“外面有麻烦。”他说，“我不希望任何人单独离开这栋建筑。”

“什么样的麻烦？”苏珊问。

“一群宗教狂热分子从今天早上起就在春街监狱晃来晃去。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华德尔流血的事，在救护车载走他的尸体后，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前进，像一群僵尸。”

“他开始流血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？”费尔丁问他。

“哦，有。他们电了他两次。第一次他发出很大的嘶嘶声，好像电热器冒出蒸汽一样，然后血从他的罩脸布下流出来。他们说电椅可能有点失灵。”

苏珊启动斯特莱克电锯切割头骨，没人跟那嗡嗡的嘈杂声竞争，我

继续检查器官。心脏很健康，冠状动脉的情况好极了。电锯停下来，我继续向费尔丁口述。

“测出重量了吗？”他说。

“心脏重五百四十克，左上叶到主动脉弓之间有一处黏连。甚至找到了四个甲状旁腺，如果你还没记下来的话。”

“记下来了。”

我把胃放到切割板上。“几乎呈管状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”费尔丁靠过来看，“真怪，个头这么大的人一天至少需要四千卡路里。”

“他没吃进这么多热量，至少最近没有。”我说，“他的胃里完全没有东西，干干净净。”

“他没吃他的最后一餐？”马里诺问我。

“看起来不像吃过。”

“死刑犯通常会吃吗？”

“会，”我说，“通常会。”

我们在凌晨一点完成解剖，跟在殡仪馆工作人员后面走到隔间，灵车等在那里。我们走出建筑物，黑夜里闪动着红色和蓝色的灯光。无线电对讲机的静电干扰声在湿冷的空气中飘荡，车子引擎发出咆哮声，围绕着停车场的钢丝网护栏外是一圈火光。男女老少静静地站着，摇曳的烛火映着脸庞。

殡仪馆的人很快将华德尔的尸体推进灵车，关上车门。

有人说了句什么，我没听清楚，然后蜡烛突然像流星雨一般纷纷越过丝网护栏，掉落在地上。

“这些该死的神经病！”马里诺叫道。

烛芯燃出橙色的亮光，柏油路面上满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小小火焰。灵车匆忙开动，倒车出去。闪光灯一阵乱闪。我看到第八频道的新闻采访车沿着中央街的人行道行驶着。身穿制服的警员忙着踩熄蜡烛，朝护栏移动，命令所有人离开这个区域。



“我们不想让这里发生任何状况。”一位警官说，“除非你们当中有人想在拘留所过夜——”

“屠夫。”一个女人尖叫道。

其他人也叫喊起来，伸手抓住钢丝网护栏摇动。马里诺连忙送我到车旁。

有规律的叫喊声很响，像是来自原始部落的吟诵。“屠夫，屠夫，屠夫……”

我紧张地摸索钥匙，钥匙串掉在地上，我一把抓起来，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那一把。

“我陪你回去。”马里诺说。

我将暖气开大，但身体暖不起来。我检查了两次，以确定车门上了锁。黑夜染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，亮着和暗着的窗户组成了奇怪的不对称图形，我的视线边缘有阴影移动。

我们在我家厨房里喝苏格兰威士忌，因为波本威士忌喝完了。

“我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这种玩意儿。”马里诺粗鲁地说。

“吧台里有什么你就尽管倒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我会咬牙熬过去的。”

我不太确定要怎样转移话题，而马里诺明显不打算让我好过。他的神经绷得很紧，脸色发红，一绺绺散落的灰发贴在潮湿而微秃的头上。他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烟。

“你以前有没有当过电刑的证人？”我问。

“从来没有要当的强烈冲动。”

“但这次是你自愿的，所以那冲动一定相当强烈了。”

“我敢说，如果你在这东西里加些柠檬和苏打水，应该不会太坏。”

“如果你想让我把好好的苏格兰威士忌给毁掉，我很乐意尽一点力。”

他把玻璃杯朝我推过来，我走向冰箱。“我有瓶装柠檬汁，可是没